# 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12
S7553Y8
1873
v.13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宋　建安袁樞編輯

明　太倉張溥論正

梁氏之變

漢章帝建初七年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宋貴人病思生兔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爲厭勝

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妊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八年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漸致

竦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
家屬徙九眞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
陰公主坐徙新城
和帝永元九年閏八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
人旣死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
子梁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
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
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
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上書自
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

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斂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后　九月甲子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謚曰恭懷追服喪制　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於西陵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襃親愍侯遣使

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傍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爲乘氏侯雍弟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順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

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

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　夏六月丁丑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

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四年夏四月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大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爲從事中郎楊倫爲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

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

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　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邶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

六年春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於雒水酒

閑繼以䪥露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葬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及葬賜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爲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

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十一月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

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
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守光
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
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
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
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
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
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

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

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

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

建康元年秋八月庚午帝崩於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九月丙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辰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

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
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
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
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
亟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
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
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
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
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

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於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

子纘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卽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

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冬十一月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

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
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
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
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
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
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
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由是銜之
質帝本初元年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
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

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

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
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
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
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
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
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
禮宦者由此惡之　初平原王翼旣貶歸河間其父
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
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
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

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卽皇帝位時年

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爲太

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趙戒為廚亭侯袁湯為安國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

士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氾宮爲尚書喬以宮爲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 十一

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爲天子以暠爲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

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祏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祏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

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幷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梁冀出吳祐爲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暠爲從事中郎薦欒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

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

增封大將軍冀萬戸幷前合三萬戸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

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敺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

有中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

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
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
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
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
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
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
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
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
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
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

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幷貨牛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

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
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
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梁不疑好經書喜
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
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
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
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
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
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污及以它事陷明皆髡笞徙朔
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

幸河南尹梁肾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况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衞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

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

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
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
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
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
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
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
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
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
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

其轡馬駭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
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
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
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
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冀可
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
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
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

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封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梁胤子桃爲城父侯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

暠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
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
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倍前世
專寵妒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寖衰后旣
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
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
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
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
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

柄凶恣日積宮衞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荆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腰斬之郎中

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

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幷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

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其女易
猛姓爲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遣客刺
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
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
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
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
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
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
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

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廏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盰持節

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卽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衞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張溥曰更始時梁統安集涼州推尊竇融光武

立慕義內嚮論功河西亦融亞也子松尚舞陰公主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四年坐飛書誹謗死松弟竦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后搆害之竦與貴人死並非所以梁氏立功開國貴人親育聖躬而累世蒙罪死生足悲及和帝追悼所生梁棠梁雍梁翟等封侯貴顯雍子商二女並后諸男擅威東漢外戚之盛至此而極前後際會何相殊也竇憲寵莫甚於和帝而誅於永元四年梁冀寵莫甚於桓帝而誅於延熹二年此二人

者自君寵之卽自君殺之窮凶一轍戚里同譏然憲罪最大者惟刺都鄉侯暢殺鄧壽樂恢奪沁水公主園田耳未至弑君也冀則肆然爲之矣憲卽果急報復睚眦然出擊匈奴能使溫禺鬻鼓尸逐染鍔國威遐振冀無一能姦贓淫暴豔妻煽處而已冀在順帝朝縱恣不法罪已當誅及沖帝崩質帝立忌其聰慧進毒弑之卽赤族無以謝天下而李固守經胡廣趙戒畏禍不能討也冀謀於曹騰遂立桓帝夫質帝方崩冀猶懼天下之罪其弑君也桓帝旣立冀不惟無

弒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功天下之所惡人主之所德也令非陳授考死鄧宣告變帝終身不怒冀豈有死日哉漢高初與呂氏爲禍後王相仍世患后戚觀於東漢竇猶霍也梁猶王也梁冀孫壽則霍顯王莽一家兼之矣然莽能篡國冀遂殺身者莽志大而惡深冀志小而惡著也莽謙恭折節窺伺神器其志不取漢不止冀則聲色狗馬田宅富貴人也志大者大不利於國家而不得罪於百姓志小者亦不利於國家而重得罪於百姓得罪於百姓者匹夫匹婦皆能

指名其惡不得罪於百姓者百姓且以爲賢而天子之勢歸之是故外戚之中大不幸而有冀又大不幸而有莽有冀國必亂有莽國必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上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 宦官亡漢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附

漢和帝永元四年夏六月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事見竇氏專恣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十四年初封大長秋鄭衆爲鄛鄉侯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州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乖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

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　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埶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爲都鄉侯李閏爲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上疏不省

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楊震

上疏不聽

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震復上疏豐等惶怖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卒　秋八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四年北鄉侯卽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　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卽皇帝位五事並見佞倖廢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

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

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

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
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
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
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
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
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
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
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
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
固爲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

宦者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繇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之世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二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

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請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誣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三年十二月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二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亡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

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
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
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奸惡
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
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
繇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
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
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
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

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
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
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
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
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
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
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
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

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㝉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

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令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延熹二年夏六月帝召小黄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事見梁氏之變）　八月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縣侯超食二萬戸璜等各萬餘戸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爲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爲亭侯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爲車騎將軍封安陽侯

更封后母宣爲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爲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埶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

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横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横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

加清澂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冬十月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爲車騎將軍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

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

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昊獨坐徐臥虎唐雨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尙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悺兄勝爲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卽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

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
敢出
六年十二月以衞尉周景爲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
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
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
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
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
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
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
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

肅然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卽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

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兄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
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覽宜急屏斥投畀
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
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
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
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
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
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

官司隸校尉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三月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汙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爲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

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旣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宂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

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　十一月太尉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

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
帝拔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
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
幷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
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
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
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
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

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阤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九年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

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襃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襃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
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
宮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
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幷收其宗族賓客
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
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
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
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
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

爲東部督郵候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
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
遂破覽冢宅籍沒貲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
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
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
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
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
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
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
共諫請瑨瓆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

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

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
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
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
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
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
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
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
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
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
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

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
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
巳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
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
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
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
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
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
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
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

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

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
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
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願賜清閒極盡
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
己是出葉公好龍眞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
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書上卽召
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
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蓺
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
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

故不誅猶司寇論刑符節令汝南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瓆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

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
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
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
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
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
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
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
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張鳳等上書事見諸羌叛服

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

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

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

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

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邊

詔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十二月丁丑帝崩於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

靈帝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

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己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　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武子機爲渭陽侯兄子紹爲鄠侯靖爲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爲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

圖案牒以次建之亦何勳之有豈可横叨天功以爲
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
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
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
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
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
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
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竇太后之立也
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

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

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

東西眈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幷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奸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㝢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

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
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
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
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
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
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唶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
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
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
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
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幷殺勳出鄭

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爲是

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
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
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
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
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
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
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
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
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
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

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渤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衞尉封育陽侯王甫

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爲列侯十一人爲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收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

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
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絶竇氏之
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
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
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
雹亦由於兹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
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
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
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

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
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
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
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
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
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
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
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
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
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

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

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

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

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
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
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
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
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
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
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
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指或
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衞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

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
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
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
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犇走之交常私入
洛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
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
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
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
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
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軿柴轂塡接街陌術亦以俠

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爲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

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

其不可及已

十一月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熹平元年五月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六月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

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藏太后尸置
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
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
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
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
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
生還矣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
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
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
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

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衞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

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
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
文至於衞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
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
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
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
七月甲子葬桓思皇后於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言
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
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
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

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　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　渤海王悝之貶癭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旣而桓帝遺詔復悝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悝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熲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十七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

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立五屬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温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

中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人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

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
又爲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
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
戒今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
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葢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
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
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
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
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

示惟憂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維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郎中常侍程

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
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
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
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
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
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
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
罪力為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
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
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

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冬十月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酆及兄弟並被誅　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游魂帝不省

二年曹節王甫等奸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

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頴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頴及中常侍淯于登袁赦封昜等罪惡辛巳悉收甫頴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

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阨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

宜使犬䑛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
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
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
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
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
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
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
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
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埶復盛
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卽位之初

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
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
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
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
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
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
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
而苟營私門多畜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
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
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

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
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
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
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
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
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
刑人身遘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
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
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
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

誅妻子幷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幷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

雖賤而戸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吏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

勳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隷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頻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鎭衞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

右又公兒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內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六年春三月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事見黃巾之亂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